

# 福州话“毒”的本字

冯爱珍

**提要** 福州话表示“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的词,音为[t'au<sub>1</sub>],没有通用的书写形式。根据闽语、吴语、赣语诸方言用字和读音的对比以及书证查考,可以推定这个词的本字是“毒”。但是,这个“毒”不是古入声字,其音韵地位来自古定母效摄去声。通过“毒”字的查考,可以说明该字古音有入声和舒声两读,同时也说明闽语与南部吴语关系密切,渊源深远。

**关键词** 福州话 本字 方言对比 音韵地位

## 一 福州话的“毒”

福州话的“毒”,读作[t'əy<sub>1</sub>],意为“有毒的,毒辣”等,与北京话的意思、用法大致相当,但与本文所要讨论的“毒”不是一回事。本文所讨论的“毒”,限定于《现代汉语词典》“毒”的义项⑤“用毒物害死”,即“毒杀”这一意义,如“买药~老鼠”。北京话“毒”的这一义项在福州话中读作[t'au<sub>1</sub>],本字不明。笔者在编写《福州方言词典》时,权用同音字“透”。李如龙等(1994)《福州方言词典》直接处理作“透<sup>2</sup>”(284页),即把“透”作为形同音同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而分立“透<sup>1</sup>、透<sup>2</sup>”的条目,也就是将“透<sup>2</sup>”作为本字处理。早期福州话的韵书《戚林八音合订》(乾隆十四年刻本)、传教士 Maclay 与 Baldwin(1870)《福州方言字典》均未收此义项。Leger(1929)对 Maclay 与 Baldwin 的《福州方言字典》所作增订本收有[t'au<sub>1</sub>],to poison(1628页),但以圆圈“○”替代,即作为无字可写处理,陈泽平(1998)《福州方言研究》也以同样方式处理[t'au<sub>1</sub>]字(33页)。为讨论方便,本文直接将[t'au<sub>1</sub>]写作“毒”字。

福州话“毒[t'au<sub>1</sub>]”字的用例有“~虫用药物驱除体内寄生虫|~老鼠|乞依~死去把人毒死了”等等。从读音上看,与“透”同音,应是古流摄候韵透母去声字。但是,从书证和方言比较来看,“透”这个字以及音韵地位似乎就站不住脚了。

查阅辞书,“透”有“跳、逃、过、露、彻、极”等意义,但没有“毒杀”之意。与“透”音韵地位相当的字中,也没有符合“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的用字。

## 二 厦门话、金华话等其他方言的“毒”

与福州话“毒[t'au<sub>1</sub>]”意义相同、读音相当的词在厦门话、金华话等其他方言中也有用例,其用字和读音摘录如下。

厦门:□[t'au<sub>1</sub>](周长楫,1991)

毒[t'au<sub>1</sub>](周长楫,1993)

漳州:□[t'au<sub>1</sub>](马重奇,1993)

建瓯:毒[t'e<sub>1</sub>](李如龙、潘渭水,1998)

开化:□[duo<sub>1</sub>](曹志耘等,2000)

常山:□[duə<sub>1</sub>](同上)

玉山:□<sub>1</sub>[dəu<sub>1</sub>](同上)

□<sub>2</sub>[duə<sub>1</sub>](同上)

歙[t'eɿ](林连通、潘渭水,1998)  
 永定(下洋):豆[t'euɿ](黄雪贞,1983)  
 黎川:号[houɿ](颜森,1995)  
 金华:渡[duɿ](曹志耘,1996)  
 毒[doʔɿ]

龙游:□[duɿ](同上)  
 遂昌:□[duɿɿ](同上)  
 云和:□[duɿ](同上)  
 庆元:□[tɿɿ](同上)  
 温州:毒[dauɿ](游汝杰、杨乾明,1998)

以上14处方言读音的调类全是阳去,与福州话的阴去调不同。其中厦门、建瓯、温州三处用字为“毒”。这3处方言均保留入声调,此“毒”字应该不是来自古通摄合口一等沃韵徒沃切的入声字,而是一个来自舒声的去声字。金华方言写作“渡”,永定(下洋)、黎川两处方言用的是同音字(金华方言的“毒[doʔɿ]”是入声字)。建瓯方言一作“歙”,可能是方言字。其他方言大多以方框“□”作为有音无字处理。不论用字如何,从语音比较来看,闽语的福州、厦门、建瓯等方言,客家话的永定(下洋)方言,赣语的黎川方言,表示“毒杀”这一意义的字,其韵母大约来自古效摄或者流摄。吴语的金华、开化等方言则来自古遇摄或流摄。请比较:

方言点	□毒杀	偷	豆	走	凑	扫	糟	灶
福州	t'auɿ	t'auɿ	tauɿ	tsauɿ	ts'auɿ	sauɿ	tsauɿ	tsauɿ
厦门	t'auɿ	t'auɿ	tauɿ	tsauɿ	ts'auɿ	sauɿ	tsauɿ	tsauɿ
漳州	t'auɿ	t'auɿ	tauɿ	tsauɿ	ts'auɿ	sauɿ	tsauɿ	tsauɿ
建瓯	t'eɿ	t'eɿ	teɿ	tseɿ	ts'eɿ	seɿ	tseɿ	tseɿ
顺昌	t'aiɿ	t'aiɿ	t'aiɿ	tsaiɿ	ts'aiɿ	saiɿ	tsaiɿ	tsaiɿ
永定(下洋)	t'euɿ	t'euɿ	t'euɿ	tseuɿ	ts'euɿ	seuɿ	tseuɿ	tseuɿ
黎川	houɿ	heuɿ	heuɿ	tseuɿ	ts'euɿ	souɿ	tsouɿ	tsouɿ
方言点	□毒杀	布	渡	租	粗	苦	富	妇
开化	duoɿ	puoɿ	duoɿ	tsuoɿ	ts'uoɿ	k'uoɿ	fuɿ	vuɿ
常山	duəɿ	puəɿ	duəɿ	tsuəɿ	ts'uəɿ	k'uəɿ	fuəɿ	vuəɿ
玉山	duəɿ	puəɿ	duəɿ	tsuəɿ	ts'uəɿ	k'uəɿ	fuəɿ	vuəɿ
龙游	duɿ	puɿ	duɿ	tsuɿ	ts'uɿ	k'uɿ	fuɿ	fuɿ
遂昌	duɿɿ	puɿɿ	duɿɿ	tsuɿɿ	ts'uɿɿ	k'uɿɿ	fuɿ	vuɿɿ
云和	duɿ	puɿ	duɿ	—	—	k'uɿ	fuɿ	vuɿ
庆元	tɿɿ	pɿɿ	tɿɿ	tsɿɿ	ts'ɿɿ	—	fuɿ	fuɿ
金华	duɿ	puɿ	duɿ	tsuɿ	ts'uɿ	k'uɿ	fuɿ	fuɿ

从上列方言的例字比较来看,闽语和吴语似乎流摄是共同的来源。但是,赣语的黎川方言显示这一来历可疑,因为黎川方言的“号[houɿ]”韵母有别于流摄字,而与效摄字同。因此,“毒”的声韵调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

### 三 “毒”的声韵调

#### 3.1 声母

“毒”在福州、厦门、建瓯、顺昌等方言中读[t']声母,在黎川方言中读[h]声母,在开化、常山等方言中读[d]声母。黎川方言古透母定母字今白读[h]声母,如:“套 houɿ|道 houɿ|逃 houɿ|桃 houɿ”。福州、厦门、建瓯等方言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哪个声调都有送气和不送气两种读法,永定、顺昌等方言则大多读作送气声母。定母读作送气声母[t'],撇开声调因素,即同透母。例如:

	提	题	桃	逃	第	待	读	独
福州	t'iŋ	teŋ	t'oŋ	toŋ	taŋ	taiŋ	t'øyŋ?	tuŋ?
厦门	t'eɿ	teɿ	t'oɿ	toɿ	teɿ	t'aiɿ	t'akɿ	takɿ
顺昌	t'iɿ	t'iɿ	t'oɿ	t'oɿ	t'iɿ	t'aɿ	t'uŋ?	t'uŋ?

从福州、厦门、顺昌、黎川等方言来看，“毒”读[t']声母，有透母和定母两个来源（福州等闽语方言还有彻母、澄母的可能）。但是，结合吴语的温州、金华、开化、常山等方言来看，“毒”的声母不可能来自透母，因为温州、开化、常山等吴语方言今保留浊声母，只有定母字（包括少数澄母字）今读[d]声母，例如：

	头	渡	第	地	桃	逃	长	𦵏
金华	diuɿ	duɿ	tieŋ	diɿ	tauɿ	tauɿ	dziŋŋɿ	-
温州	dʏuɿ	døyɿ	deiɿ	deiɿ	dəpɿ	dəpɿ	dziɿ	dzeiɿ
开化	duɿ	duoɿ	deɿ	dieɿ	dəwɿ	dəwɿ	t'ɛɿ	dieɿ
常山	duɿ	duəɿ	deɿ	dieɿ	dʏwɿ	dʏwɿ	dʌɿ	dəɿ

福州、厦门、开化、常山等方言部分古知组字读如端组，如“长肠 𦵏 丈”等今读[t]、[t']、[d]声母。但是，永定（下洋）、顺昌、黎川等方言，今知组端组声母不混。综合这几处方言，“毒”字的声母来自古定母。结合声调，更可以断定其来自古定母。

### 3.2 声调

从本文所提到的方言来看，“毒”字的声调除福州话外，其他方言都是阳去调。不过，福州话“毒”字的声调为阴去，也不排除其来自古浊声母去声的可能。在福州方言中，有一部分古浊声母去声字今读阴去。例如：

例字	蛇	树	稗	鼻	睡	暴	寿	盐	墓	梦	妹
读音	t'aɿ	ts'ieuɿ	p'aɿ	p'eiɿ	suoiɿ	pəɿ	sauɿ	sieŋɿ	muoɿ	møyŋɿ	muoiɿ

因此，福州话的“毒”字，今虽阴去调，但也可以来自古浊声母去声。

“毒”是一个古浊声母去声字。虽然今阳去在许多方言中也可以来自古浊声母上声，但是，福州话的阴去字除来自古清声母去声外，还有部分字来自古浊声母去声，古浊声母上声今不读阴去。另外，在今有阳上调的顺昌、玉山、常山、龙游等方言里，“毒”字都是阳去调。因而可以说，作为“用毒物害死”之意讲的“毒”字的声调在上述方言中均来自古浊声母去声。

### 3.3 韵母

福州、厦门、永定（下洋）等方言，今效摄和流摄字大多读音相同，“毒”的韵母有两个来源可能。黎川方言效摄和流摄字今读音不同，“毒”只与效摄字相同。因此，根据黎川方言可以排除流摄，从而推定福州、厦门、永定（下洋）等方言的“毒”字也来自古效摄。但是，玉山、龙游、金华等方言的“毒”字，与遇摄和流摄字的读音相同。它们与福州等方言的“毒”字有无关系？如何确定其古音来历？郑张尚芳先生的《汉语方言异常音读的分层及滞古层次分析》为这一疑问提供了一个解答的思路，现摘录如下（郑张尚芳，2000）。

幽部一二等中古与宵部相混后能分的已很少见了，只白读“道草胶”[u]与“盗高教”[a]分别不混，但有些幽部上古音[u]至今尚有遗留，可在文白上作[au]：[u]之别。唐李匡文《资暇集》已注意到“今人谓帽为慕，保为补，褒为逋，暴为步”的现象。《癸辛杂识》《十驾斋养新录》都提到这事，并补充指出：“今北人读堡为补”，是“唐时已然”。说明这一现象原来更多。现在实际除“堡”外还有“鸩”也读[bu]，大鸩俗称“地鸩”，还给改了字。温州向神灵祝告说“诉告”，告音[ku]，也是。温州“豪”[ə]“肴”[ɔ]能分，白读的

𩶛[khau<sup>5</sup>]膏[kau<sup>1</sup>]蛭-和铰[ka<sup>3</sup>]~剪教[ka<sup>5</sup>]~场则是幽宵混合后较晚的俩变化层次。根据郑张尚芳先生的意见,今方言中某些效摄字读如遇摄,是语音演变中的古音滞留现象。另外,玉山、龙游等吴语处衢片方言的同音字表显示,除庆元、云和外,其余各点方言在遇摄和流摄字的今韵母下,均有少数白读字来自古效摄开口一等,例如:

方言点	抱	蚤	草	嫂	灶	讨	扫
开化	buoɿ	tsuoɿ	ts'uoɿ	suoɿ	-	-	-
常山	buəɿ	tsuəɿ	ts'uəɿ	suəɿ	ts'uəɿ	t'uəɿ	-
玉山	buɿ	tsuɿ	ts'uɿ	zuɿ	-	-	suɿ
龙游	buɿ	tsuɿ	ts'uɿ	-	-	-	suɿ
遂昌	buɿ	-	ts'uɿ	-	-	-	suɿ

在开化等5处方言中,古效摄开口一等字今韵母,开化读作[əu],常山读作[ɤu],玉山、遂昌读作[əu],龙游读作[ɔ]。上表“抱蚤草”等几个字文读也同效摄其他字,只是白读音同遇摄或流摄。这几个字可以说明,“毒”与“抱蚤草”等字可能是同一个来源,最为说明问题的是玉山方言的“毒”有两个读音:①dəuɿ;②duəɿ。读音①的韵母同效摄字,读音②的韵母同遇摄或流摄。因此吴语处衢片的开化、常山等方言“毒”的韵母也是来自古效摄。

与上述方言有所不同的是金华方言。“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在金华方言中有“渡[duɿ]、毒[doʔɿ]”两种说法,例如(曹志耘,1996):

【渡】duɿ 用药害死:~虫|~老鼠|渠让别人~倒来死了(19页)

【毒】doʔɿ 用药毒死:~虫|~老鼠|格个人得被渠~倒来死箇|渠吃药~倒来死了(273页)

金华方言有部分古入声字今白读为舒声。这里引曹志耘(1996,18页)关于金华方言入声演变的两点说明。

③咸、山两摄字在白读中无鼻音尾和塞音尾,读为开尾韵。例如:(舒声例略,引者注)

咸入 接 = 祭 tsieɿ 挟 = 蔗 teiaɿ 甲 = 架 kuaɿ 狭 = 话 uaɿ

山入 割 = 锯 kɿɿ 袜 = 骂 mɿaɿ 节 = 借 tsiaɿ 活 = 坏 uaɿ

④咸、山两摄入声字在白读中依声母清浊分归阴去、阳去。……

曹志耘(1996)讨论的是咸、山两摄字的白读音,没有提到通摄字。是否可以据咸、山两摄字的规律,认为通摄的“毒”在白读中丢失塞音尾,归入阳去而成为“渡”?当然,翻阅《金华方言词典》,“毒、渡”通用似乎是孤例,不足以说明问题。

#### 四 “毒”的本字和音韵地位

讨论至此,似乎可以推定结论:福州话表示“用毒物害死”这一意义的[t'auɿ],本字就是“毒”,只不过它不是来自古入声,而是来自古去声。厦门、建瓯、温州3处方言著作所用的“毒”,即是去声这一音韵地位的本字。一个字舒入两读,在《广韵》中大有用例,这里列举部分《广韵》中入声去声两读的反切。例如:

例字	入声反切	去声反切	例字	入声反切	去声反切
蠶	徒沃切	徒到切	呕	纪力切	去吏切
曝	蒲木切	薄报切	著	张略切、长略切	陟虑切
覆	芳福切	敷救切	搏	布莫切	方遇切
宿	息逐切	息救切	趣	亲足切	七句切
圉	于六切	于救切	度	徒落切	徒故切

蝥	乌酷切	胡遘切	错	千各切	仓故切
告部	古沃切	古到切	切	千结切	七计切
积	资昔切	子智切	画	胡麦切	胡卦切
刺	七亦切	七赐切	杀	所八切	所拜切
易	以益切	以豉切	塞	苏则切	先代切
质	之日切	陟利切	觉	古岳切	古孝切
嫉	秦悉切	疾二切	借	资昔切	子夜切
出	赤律切	尺类切	作	则落切	臧祚切
植	市力切	直吏切	畜	丑六切	丑救切

《广韵》入声徒沃切有“毒”和“蠹”，去声徒到切有“蠹”无“毒”。但在古籍中，“毒”也通“蠹”，见《汉语大字典》2382页“毒”条目之义项⑤。

⑤用同“蠹”。大旗。宋罗泌《路史·疏仡纪》：“故五旗五麾六毒，而制其阵。”元佚名《气英布》第四折：“两员将各自寻门路，整彪轮巨毒。”

这与“毒”相通用的“蠹”不知是徒沃切，还是徒到切。如果是后者，即可证“毒”有去声一说，但是古人没有留下录音，不可如此拟测。是否可以认为，原徒沃切的“毒”即用作“蠹”，而后徒到切又造了一个“蠹”？这当然也是一种臆说。不过，“作”舒入两读，后来可是为舒声一读新造了一字。入声铎韵则落切的“作”，又去声暮韵臧祚切。后来去声的臧祚切又造了一个“做”字，《集韵·莫韵》：“作，宗祚切，造也，俗作做”。意义相当的一个字，由于去入两读分立为两个不同的字。那么同样徒沃切的“毒”字也会有徒到切一读，只不过字书未收，仅在民间口语相传。金华方言“毒、渡”两读应该是最的佐证。“作”因舒入两读而出现一个“做”字，金华方言的“毒”因舒入两读而出现一个“渡”字。至此，有《广韵》和金华方言做例证，可以推定，“毒”字古代也有入声、去声两读。《广韵》收了入声徒沃切的读音。另一读音应是效摄定母去声，即与“蠹”相同的徒到切，韵书未收，但在方言口语中保留下来了。

考查福州方言的“毒”字，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毒”字古音应有入声和舒声两读。其二，闽语与南部吴语关系密切，渊源深远。

###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1996 《金华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等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日本）好文出版。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冯爱珍 1986 《福建省顺昌（城关）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第2期。  
 —— 1998 《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1988 《汉语大字典》，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  
 黄雪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二）》，《方言》第3期。  
 李 蓝 2003 《论“做”字的音》，《中国语文》第2期。  
 李如龙、梁玉璋、邹光椿、陈泽平 1994 《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潘渭水 1998 《建瓯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林连通、潘渭水 1998 《建瓯方言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马重奇 1993 《漳州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3期。  
 游汝杰、杨乾明 1998 《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颜 森 1995 《黎川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韵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

《韵镜》是我国发现最早的等韵学文献,它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位学理论的最重要成就。《韵镜》在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之前传入日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返回故国,流行东瀛六百四十多年,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韵镜》回归故土百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主要有龙宇纯《韵镜校注》、李新魁《韵镜校证》、孔仲温《韵镜研究》、陈广忠《韵镜通释》等。2003年4月10日-15日《韵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安徽大学召开。

会议讨论了有关《韵镜》研究六个方面的问题:(1)《韵镜》的成书和影响。(2)关于内外转问题。(3)关于重韵。(4)开合问题。(5)关于重组。(6)与《韵镜》有关的韵书及宋代音韵学家研究。

平山久雄《关于〈韵镜〉前史的一个假设》,提出了《韵镜》第九、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图编制的分合问题,对《韵镜》成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鲁国尧关于“切韵法”的考证,对等韵学的发展演变及其内涵的界定,提出了新的观点。唐作藩的《〈韵镜〉内转第四开“披”字辨析》,认为《广韵》、《七音略》作“跛”亦误,当作“跛”。

### 论文目录

平山久雄 关于《韵镜》前史的一个假设	张玉来 内外转再释
水谷诚 关于韵图技法对《礼部韵略》的影响	周祖庠 从《名义》看重韵
张光宇 论开口三等合口三等	胡松柏 《韵镜》音系与赣东北徽语方音的比较
余迺永 《韵镜》喻三与喻四的排列方法与音节的结构	李无未、李宏 《韵镜》与《韵詮》关系研究
鲁国尧 关于“切韵法”	周玉秀 《广韵》变韵与《韵镜》二、三等韵的关系
唐作藩 《韵镜》内转第四开“披”字辨析	黎新第 《韵镜》时音辨微
张民权 吴械籍贯与基础方言问题	叶宝奎 也谈开合洪细与开齐合撮
耿振生 从《韵镜》看“双重音系”体制的源流	陈广忠 重组三等(B)与复声母无关

(陈广忠)

周长楫 1991 《厦门方言同音字汇》,《方言》第2期。

—— 1993 《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郑张尚芳 2000 《汉语方言异常音读的分层及滞古层次分析》,(台北)中研院第三届汉学会议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00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Maclay R. S. 1870 *Alphabetic Dictionary in the Foochow Dialect*,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Foochow.

Maclay R. S., C. C. Baldwin and S. H. Leger 1929 *A Chinese-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the Presbyterian Press, Mission, Shanghai.

(冯爱珍 北京商务印书馆 100710)